

酒概

酒概卷之四

震旦醯民沈　沈㘶㘶父輯

海陵友弟　袁爾㟁太函父

沈復曾大復父　校

十七之功

楚莊王攻宋將軍子重諫曰夫厨肉臭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

捕欲法之公曰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者傷人乃皆賜酒赦之後與晉戰被圍有三百人馳晉君壁力戰解圍乃食馬者報德 史記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惟一鍾蹇叔勸之曰雖一米可投之於河而釀也投之河三軍皆醉

勾踐思刷會稽之恥欲士卒之致死力得酒則流之於江與之同醉

陰鏗與賓友飲見行觴者授以酒炙衆笑之曰吾儕終日飲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後鏗被

賊擒或救之獲免問之乃行觴者梁書

孟佗以葡萄酒一斛遺張讓卽拜佗涼州刺史子瞻詩云將軍百戰竟不侯伯良一斛得涼州

王世充僭號謂羣臣曰朕萬機繁壅所以輔朕和氣者惟酒功耳宜封天祿大夫永賴醇德

蘇峻亂郡卒以小船載庾氷出逃峻賞募搜氷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吳郡此中便是監司謂卒狂醉都不復疑卒自送過江得免後事平氷欲報卒問其所願曰出自廝下

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冰爲起大倉市奴婢使門內常有百斛酒終其身　世說

王莽時有呂母者子爲小吏犯徼罪令枉殺之母家素豐財多釀酒少年來沽必倍售之終歲多不取其直久之家消之諸年少議償之母泣曰所以厚諸公以令不道枉殺吾子托君復仇耳豈望報乎少年義之相聚誅令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

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莊子

河間獻王經術通明衆儒皆歸武帝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武帝艴然謂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令終

昔有三人清晨犯霜露而行空腹者死食粥者病飲酒者無恙明酒能禦寒邪過於穀氣矣

十八之德

九五需於酒食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易

君子之飲酒也受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

也三爵油油以退玉藻

王在在鎬豈樂飲酒詩經

飲酒孔加維其令儀詩又飲酒溫克克勝也言雖醉

猶溫恭自持以勝也

孔子不爲酒困　惟酒無量不及亂

陳公完奔齊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

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

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左傳

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漁父曰衆人皆醉何不哺

其糟而歠其釃 楚辭

袁紹辟鄭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 高士傳

邴原性素能飲及出遊學潁川汝南諸郡見師友一滴不向口臨歸衆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遺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學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乎於是飲酒終日不醉 邴原別傳

劉恢云見何次道飲酒令人欲傾家釀以充飲酒溫

克故

王瞻為吏部尚書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開朗不廢簿領 梁書

魏肇稱徐君房情隨年少酒因境多

孔顗為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濟明政事醒時判决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 宋書

劉寬引見帝令講經寬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曰不敢醉但任大責憂心如醉 史

昔之飲酒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呌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亂逖而爲密者今則異是舍百拜而禮無呌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亂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挪文）

東坡云梅二聖俞長身秀眉大耳紅頰飲酒過百醆輒正坐高拱此其醉時已（外紀）

王岐公在翰林中秋有月上命對設二位召來賜酒

公奏無君臣對坐禮乞正其席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畧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

裴粲爲中書令帝出洛濱粲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暫竊神器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粲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是以敢獻微誠帝爲之飲後魏書

晉孝武與虞嘯父飲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之嘯父

對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

帝美之勅疏取語

十九之戒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樂記

儀狄善作酒進之禹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戰國策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

未或不忘 禹訓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小宛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賓之初筵

萍氏掌譏酒幾酒 周官 譏酒謂使人節飲幾酒謂苛察沽酒過多

桓公飲管仲酒仲棄其半公曰禮乎曰臣聞酒入舌

出舌出言失言失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公大笑曰仲父就坐 管子

桓公與管仲飲掘新井而祭焉十日齋戒召管仲至公執觴尊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以飲仲父以爲免於罪矣對曰吾聞湛於樂者洽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 管子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醉而矜優眞曰昔紂飲酒七日七夜不醉若勉之則及矣襄子曰吾幾不亡乎對曰紂遇周武所以亡今天下盡紂何遽亡然

亦危矣　說苑

齊威王置酒後宮召淳于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烏能飲一石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𦝫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

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髠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髠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髠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史記

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令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不言

出外車上坐權呼昭還曰共爲樂耳公何作異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不以爲過也權嘿然吳志

晉元帝渡江以酒廢事王導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帝命引觴覆之遂絕晉書

王忱嗜酒醉輒累旬范泰每諫酒既傷生所宜深誡言甚切忱嗟嘆良久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

郭璞寄情多適不持儀檢形質穨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干令升戒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

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能害乎

祖台州與王荆州書古人以酒為戒願君屏爵棄巵

焚罍毁榼殛儀狄於羽山放杜康於三危古人重

離别必有贈言僕豈能已乎

陶侃飲酒有限殷浩更勸少進侃曰年少時有酒失

慈母見約故不敢過晉書

劉玄明示傳𦒿曰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

此第一策也

高允被勑論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孝文覽而悦

之（後魏書）

蔡邕酒尊銘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盈而不冲古人所箴尚鑒茲器茂勗厥心

孔明戒子書曰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於亂（尺牘清裁）

中宗與幸臣貴戚內宴酒酣遞唱廻波喧雜失禮次至諫議李景伯歌曰廻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禮飲共合三爵君臣雜亂非宜席爲之散（唐書）

安祿山寵眷既深入多疾惡帝恐其遇毒賜祿山以
金牌繫臂每王公勸飲則示金牌准勅斷酒
衛元規醉失欲從此囚酒星於天獄焚醉日於秦坑
楊子拒妻劉懿公女也字恭璞貞勲達禮有四男二
女拒云教遵閨門動有法則長子元琮常出飲酒
還舍每不見十日因諸弟謝過乃數責之曰夫飲
酒有不至湎者禮也汝乃沈荒慢而無敬自倡敗
首何以帥先諸弟也 益部傳
蔡文忠公倅濟州日至醉賈存道以詩諷曰聖君寵

重龍頭遥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
如成病悔何追自是終身未嘗至醉
劉乙常乘醉與人爭妓既醒慚悔集書籍凡因酒致
失買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誓不飲酒
釋氏之教尤以酒爲戒故西方律云飲酒有十過失
一顔色惡二少力三眼不明四見嗔相五壞田業
資生六增疾病七益鬬訟八惡名流布九智慧減
少十身壞命終墮諸惡道
二十之亂

夫酒酌於杯注於腸則善惡喜怒反矣禍福得失岐矣性昏志亂膽喪身狂平日不敢為者為之言騰烟焰事墮穽機豈覆人君子乎故曰禍泉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書經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易經

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 史記

紂為長夜之飲而失其日問於百官百官皆莫能知問箕子箕子曰國君而失其日則國危矣國人不知而我獨知之我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說苑

子産之兄曰公孫朝聚酒千鍾積麴成封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雖水火兵刃交於前不知也 列子 冲虛經

言子産兄穆其室荒於酒同是

楚共王與晉師戰於鄢而敗將召大司馬子反謀子反醉不能見王嘆曰天敗我也乃班師而戮子反

鄭良宵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鄭人殺之 左傳

漢武帝自以爲功大更廣秦之酒池肉林以賜羌胡

而酒可浮舟三輔決錄

周僕射與朝士詣尚書紀瞻宅紀有愛妾能為新聲周於衆中欲通之露其醜穢為憲司所劾

阮籍嗜酒荒放裸袒箕踞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達次者名之為通

晉惠帝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為散髮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五行志

阮孚為散騎常侍終日酣縱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

心頻以金貂換酒爲有司所糾三十國春秋

謝超宗恃才使酒多所凌忽酔後應對忤旨落職

謝長史庾左丞既免二人志意相得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相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

阮仲容醉後騎馬欹傾觀者皆拍而笑曰此老子騎馬似乘船行波浪中

孫權召顧雍父子及其孫譚飲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飲極懽譚醉三起舞舞又不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呵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

臣下以恭謹爲節何有舞不復止雖爲酒後亦由

恃恩損害家者必汝也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

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

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夷射

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

而呵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

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

趙簡子使太子毋䘏從智伯伐鄭智伯醉以酒灌擊

毋卹 史記

孫權嘗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唁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

黄門安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唐玄宗欲造樂府新詞召李白白以醉臥酒肆召入以水灑面即信筆成十餘章上嘉之常沈醉殿上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李白傳

李太白醉中捉月江上沈采石磯而死

汝陽王璡嘗於明皇前醉不能下殿上命掖出之璡

謝拜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

洛陽令郭珍裸袒呼進酒侍婢約數十人

阮宣以拳歐吳衍背曰恐斷杯中物耶

山公謂嵇中散醉倒傀俄若玉山之將頹

顏延之醉後甚可畏使何尚之望見便佯臥

毛炳嘗醉臥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訶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撓予睡南唐書

周伯仁正有姊喪常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語林

玄寂受業昇元寺保大中詔講法華經授左街僧錄
內供奉講經論明教大師賜紫玄寂跌宕日沈醉
數扞文罔有司以其才也貰之後主召入問華嚴
經玄寂口疏梵行品齋金幣甚厚卽以送酒家日
狂飲大醉則十數小兒隨之玄寂且行且歌曰酒
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
陵谷與羣兒互相應和旁若無人竟落職出居長
干寺常與狂生籍地酣飲醉死於石子岡江寧志
胡母彥國子謙之醉與父語常呼父字彥國亦不恠

一日窺彥國厲聲曰彥國老年不得爲爾將令我

尻背東壁彥國遂呼入與共飲酒

胡綜醉後推引杯觴摶擊左右

馬武酒醉面折同列無所避忌

劉裴以針劉客驗其醉醒

張易領通倅之職刺史朱匡業使酒陵人無敢犯者

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

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

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鬼𧫟喑啞自如俄引去

匡業使吏捉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矣

衡陽王義季素嗜酒晷少醒日文帝詰責曰將軍蘇徵酖酒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 宋書

隋牛弼尚書弘之弟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傳奕以醉炊親故咸驚駭

時苗令壽春日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時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豎之墻下旦夕射之

北齊高祖嘗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樂武尉斛斯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上曰豐樂不諂是好人

荆南節判單天粹性耽酒日延親朋強以巨觥多致狼狽時戲語曰單家開酒筵乃是觥籌獄

飲流謂睚者爲狂花目睡者爲病葉醉鄉日月

宋業爲宣州刺史好酒淩人性復威厲飲後恣意斬決無復諫者惟其妻鍾氏能制之褰帷一呼懾栗而止

羊侃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
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命
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

饒德操凝於醉者也登屋痛哭達旦乃止

橿長卿醉作沐猴舞與狗鬭爲樂

張麟一醉六日嚙柱幾半 醉錄

黄門郎司馬消難嘗過高季式與之飲留宿重門並
閉取車輪括消難頸又自以一輪括頸 北齊書

本草云酒味甘辛大熱有毒主行藥勢殺百蟲惡毒

當大寒凝凍惟酒不氷明其性勢獨冠羣物飲之令人神昏體敝是其毒也

酒能勝寒邪通和諸氣苟過則成疾傳曰惟酒可以忘憂無如病何

後世人多夭促盖由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其爲害如此凡酒氣獨勝而穀氣劣脾不能化則發於四肢而爲尸厥甚則爲酒醉而風入之爲漏風凡人醉臥黍穰中必成癩醉而飲茶必發膀胱氣食鹽多則成消渴 内經

二十一之令

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後世浮波酒令之始也

酒令始於投壺之禮雖其制皆不同而勝者不飲不勝者飲則一

皇甫嵩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擲自出手六人依彩飲焉堂印本彩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彩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

漢法酒令云漢法酒立官十日丞相日御史大夫日

列卿曰京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隸校尉曰侍中曰中書令曰酒泉太守曰協律都尉拜司隸校尉者持節職舉劾劾及中書令酒泉太守者令太守以倖幸湎淫即得罪劾及侍中則司隸去節劾及京兆尹則上愛其才事留中不下皆別舉劾丞相司直則劾之劾列卿則自訟述辯之罪其不直者劾丞相御史大夫者亦聽須先謁而後劾丞相御史亦得罪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守皆望風自劾御史得罪則惟酒泉太守自劾司隸以下不

畏强禦後若有罪以罰贖論若泛劾而及丞相御
史者罪司隷劾及中書令者事雖留中酒泉太守
亦自劾劾及中書令者侍中自劾諸卿自劾得罪
者皆降平原督郵協律都尉歌以餞之劾及協律
者下之蠶室絃歌詩爲新聲而求幸又書其後云
古酒令也戲用漢制爲之集者止九人則缺京兆
尹止八人則缺侍中止七人則缺御史大夫行丞
相事止六人則缺司直當飲者皆即飲之或未舉
飲者亦可計集者之數以爲除官之類每當飲者

予一算除官既周視其算以為飲齊三算者即飲之二算者與其算等者飲之一算則留以須後律令載所不及者比附從事云

柳子厚序飲云置酒溪石上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洑不止於坻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客有婁生圖南者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河東先生集

歐陽修作九射格其說云九射為一大侯而寓以八

侯熊當中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鴈兎魚居左而皆
各有籌射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探籌之法一
物必爲三籌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籌
以備也凡賓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
籌可也益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
人臨時之射灼然皆置熊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
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其之多少而飲器之大
小亦宜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
一周既飲爵則斂籌而復探之

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紛長駈波卷白連喝采成盧盤卷白波鞍馬皆當時酒令又詩籌插紅螺椀觥飛白玉卮打嫌調笑易飲訝卷波遲碧籌攢米椀紅袖拂骰盆

陳述古作酒令云每用紙帖子一書司舉二書秘閣三書隱君子餘書士令在坐默探之得司舉則司貢舉得秘閣則助司舉搜尋隱君子進於朝搜不得司舉罰秘閣自罰酒後有增置新格聘使館主各一員若聘出君子則二人伴飲二人直候隱君

子出即時自陳不待尋問隱君子未出不得先言
違此二條各倍罰酒秘閣雖同搜尋隱君子或司
舉不用其言而不得爭權或偶失之不得以司舉
不用巳言而辭同罰也司舉秘閣既探得即各明
言之不待發問如違失罰一觴司舉秘閣止得三
搜客滿二十人五搜餘人探得帖子並默然若妄
先傳罰巨觥

古二十人飲一人爲明府每一明府管骰子一隻酒
鈎一隻此皆觥錄事分配之承命者法不得拒凡

主人之右主酒者申明府得以糾諸明府之罪夫酒懦爲曠官謂冷也酒猛爲苛政謂熱也若明府貪務承命猛酌席人遂使請告公喧黷撓錄事明府之辜暴於四座矣請告謂席人酒熱請攤瀉之類

又舉有飲材者一人爲律錄事凡籠臺以白金爲之其中實以籌二十旗一纛一旗所以指巡也纛所以指令也籌所以指犯也始賓主就坐律錄事取一籌以旗與纛偕立於席中餘置器右手執爵左請骰子命受之復告之曰祈添骰子令乃傳其它

於律錄事告於四席曰某甞添骰子令然後宣之
錄事之令也必合其思於席人所謂巧宣也席人
有犯即下籌犯者執爵請罪輒曰一爵法未當言
犯者不退請牙下三籌後告其狀讞不當理則支
其籌以飲焉席人判錄亦如之

凡言合爲徒以言笑勸衆暴慢無節或疊疊起坐或
附耳囁語律錄事以大戶繩之有犯者輒投其旂
於前曰某犯觥令犯者諾而收執之拱曰知罪明
府餉其觥而斟焉犯者引觥左執旂附於胸飲訖

無墮酒稽首以旂歸於觥主曰不敢滴瀝後觥於

拉後犯者促以纛纍犯者旂纛俱舞觥籌盡有犯

者不問

虞氏設樂飲酒擊博樓上其齒以牙飾以箭長五寸

其數六刻一頭作鶴形俗謂之六鶴齊飛宋齊以

降多以樗蒲頭戰酒骰子之制亦六鶴樗蒲之變

也

梁王魏帝金谷蘭亭皆於遊燕之際以吟詩作賦不

成者罰酒

宋黄鑄以詩百首爲籌使探得者隨文勸酒

元曹紹著安雅堂酒令一百紙拈者據文行酒以完爲率

有以文字首末相聯謂之粘頭續尾令

五代王章史肇之燕有手勢令

有輔醉仙爲偶人轉之以指席者

有旗旛令閃壓令拋打令流杯令總數令

有寄書一字使誦詩句以抵之者

有三字韻同者高敖曹田延年劉幽求之類

有添減字者臺字去吉增點成室居字去古增點成户之類

有二字藏三字者火炎崑岡山出器車之類

有打葉子即令之紙牌酒令

有刻木爲鱉魚之屬沈水中釣之以行勸罰凡四十類

有採珠局凡三十餘類

有投臥甕人格以畢卓稽康劉伶阮孚阮籍顏囘屈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李白白居易爲目 李廷中撰

有頭是曲名尾是二十八宿四箇字不閒東坡曰黃鶯兒撲蝴蝶不着虛張尾翼佛印曰二郎神遶佛閣想是鬼奎危婁

有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令一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濟既濟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畜盖爲荊公發也

有二字重說下用一詩句恊韻以狀其意閑似忙蝴蝶雙雙過短墻忙似閒白鷺饑時立小灘 來似

去潮翻巨浪還西注去似來躍馬翻身射箭回
動似靜萬頃碧潭澄寶鏡靜似動長橋影逐秋波
送　難似易少年一舉登高第易似難執手臨岐
話別間　悲似樂送葬之家喧鼓樂樂似悲送女
之家日日啼　有似無仙子乘風遊太虛無似有
掬水分明月在手　貧似富稍子滿船金玉渡富
似貧戀戀綈袍有故人　重似輕萬斛雲帆一霎
絪輕似重柳絮紛紛鋪畫棟
有要一物不喚自來下用兩句詩令東坡方燕佛印

月素適從外來掇坐坡出令云酒既清殽又馨不喚自來是青蠅不識人嫌生處惡撞來筵上敢嘗嘗佛印云夜向明睡思濃不喚自來是蚊蟲吃人嘴臉生來慣楞腹貪圖一飽克月素將自身還令云綺席張日將暮不喚自來是月素紅裙一醉又何妨未飲便論文與字

有雙關令鉏麑觸槐死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　夏禹見雨下使李牧送木屐與蕭何蕭何道何消田单定墾田使貢禹送禹貢與李德

李德云得履　寺裏餵牛僧茹草觀中煮菜道供柴　上山採黃芩下山逢着老翁吟老翁吟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上山採交藤下山逢着醉胡僧醉胡僧云何年飲着聲聞酒直到而今醉不醒

有客使高麗以一僧伴宴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使云許由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有…前用一曲名後用一句詩令賈平章曰我有一局

棋寄與洞中仙洞中仙不受云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馬廷鸞曰我有一魚竿寄與漁家傲漁家傲不受云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江萬里曰我有一犂鋤寄與使牛子使牛子不受云且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蓋識似道也有子路令云子路百里負米不知熟米糙米若是熟米子路不對若是糙米子路請歸一人云子路宿於石門不知開門閉門若是開門由也升堂矣若是閉門子路拱而立

二十二之文

李白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中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宗之瀟洒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綉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

楊雄酒賦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籍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

鄒陽酒賦

淸者爲酒濁者爲醴淸者聖明濁者頑騃皆麴湑丘

之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金未啓嗟同物而異味歎殊才而共侍流光醇醴甘滋泥泥[illegible]既成綠醱既啓且筐且漉載酉載齊庶民以爲[illegible]于以爲禮其品類則沙洛淥酃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關中白薄清渚縈停凝醳醇酎千日一醒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屏綃綺爲席犀璩爲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即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粱焉乃縱酒作倡傾盌覆觴右曰宮申旁亦徵

揚樂只之深不狂於是錫名餌祛夕醉遣朝醒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

陳王曹植酒賦

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協嘉號於天辰穆生失禮而辭楚侯贏感爵而輕身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梧縹清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川涌或素蟻如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翱翔將承歡以接意會陵雲之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從横讙譁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或

頻顧辭觴或奮爵橫飛或歎驪駒既駕或稱朝露未晞于斯時也質者或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窶者忘貧於是矯俗先生聞之而嘆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觴酌流情縱佚先生所禁君子所斤

王粲酒賦

帝女儀狄旨酒是獻苾芬享祀人神式宴辯其五齊節其三事醍沈盎泛清濁各異章文德于廟堂協武義于三軍致子弟之孝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

惟好贊交往之主賓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賦功業而敗事毀名行以取誣遺大耻於載籍滿簡帛而見書孰不飲而羅茲罔非酒而惟事皆在公曰極茲話言濡首屢舞談易作難大禹所忌文王是艱

張載酃酒賦

惟聖賢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識亦應天而順民擬酒旗於玄象造甘醴以頤神雖賢愚而同好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變獨居舊而彌新經盛衰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啓醇酎

秋發長安春御樂浪夏設縹蟻蓱布芬香酷烈垂嘉稱於百代信人神之所悅故為其酒也殊功絕倫三事既節五齊必均造釀以秋告成以春備味滋和體淳色清宜御神志導氣養形遺憂消患適性順情於是糾合同好以遨以遊嘉賓雲會矩坐四周設疊樽於南楹酌奉觴以施流備鮮肴之綺錯進時膳之珍羞職儀攸序是獻是酬咸得志以自足願棲遲於一丘於是歡樂既洽日薄西隅主稱湛露賓歌驪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憑軾以廻軌騁輕駟於通衢及

衙門以隱跡覽前聖之典謨感夏禹之防微悟儀氏之見疏鑒往事而作誡罔非酒而惟愆哀秦穆之見謬惜三良之殲賢嘉衛武之能悔著屢舞於初筵察成敗於往古垂將來於茲篇

吳淑酒賦

若夫儀狄初制少康造始九投百品之精一滴三重之美既陰陽之相感亦吉凶之所起抱此思柔誦茲反耻則有優韋曜而賜荈爲穆生而置醴定國數石而精明鄭玄一斛而溫偉三日僕射百錢阮子陳諫

每唱於迴波養性亦澆於壘隗爾其樂茲在鎬挹此如澠洪鄭君之能釀憶劉伶之解酲山濤旣聞於八斗陸納才堪於二升陶侃則過限便止孔顗則彌月不醒文舉嘲曹公之禁簡雍譏先主之刑伐木許許釃酒有與傾荒外之樽採海中之樹三雅旣聞於劉表百榼仍傳於子路賞鍾會之不拜美孟嘉之得趣酌此中聖賜之上尊梁武之稱臧盾謝奕之逼桓溫行朱處之鎭洪醉丞相之後閩或投醪而感義或舉杯而殺人謝朏嘗閉於岩口管仲嘗愛其棄身飲之

孔偕樂此今夕嘗彼糟丘溺滋窟室子良持鎗以作
進延之據鞍而自適既嘗度于五齊亦均調乎六物
遺羊枯而弗疑折張昭而屢屈嘉皇甫之質厚鄙王
現之儉嗇則有眠畢卓之甕入步兵之厨飲瀛洲之
玉膏挹南岳之瓊酥亦聞醉裡遺冠甕頭加帽銀鍾
之寵思話縹醪之賜崔浩裴黎則勤以獻誠陰鏗則
仁而獲報逢括頭於消難見傾家之次道復聞孔羣
喻之糟肉孫朝積年麴封顯父之餞百壺唐堯之舉
千鍾晉顧季鷹之身後且醉高歡之手中應彼東風

醖玆狂藥冬釀兮夏成成汾清兮鄰酌亦云王瞻三術鄴舒五罪漢有長樂之儀吳有釣臺之會一斗河東之賜千日中山之醉蘇徵爲之而成疾慶封爲之而易內至若老羌之濁夫公之狂倒山公之接䍦脫相如之鷫鸘故其成禮而弗繼以淫無量而不及於亂唯公榮而不與獨崔暹而可勸禮成宴醧名稱聖賢湛酒泉而在地瞻酒旗之麗天味兼百末價直千錢嘗美味於鄴湖酌不極於青田復聞敗見宋樽恠消泰獄或以青州作號或以建康爲目名傳上頓味稱

美禰阮孚以金貂相換淵明以葛巾見漉亦云曲阿既釃郫郢被圍步白楊之野坐黃菊之籬高允敗德以爲訓元忠坐酌而自怡或取陶陶之樂或矜抑抑之儀及夫行車酌醴鳴鍾舉燧喃糟兮歠醨舉白兮揚觶高昌滲林之貢西域蒲桃之味或以鱉羞俱執或以彘肩並賜禮有生禍之語書著崇飲之旨邴原有廢業之憂范泰述傷生之理苟忘濡首以戒將貽腐腸之斃故三爵以退而百拜成禮所以喻之於兵而譬之於水也

朱翼中北山酒經

昔先王誥庶邦庶士無彝酒又曰祀茲酒言古之命民作酒惟祀而已六彝有舟所以戒其覆六尊有罍所以戒其淫陶侃劇飲亦自制其限後世以酒爲漿不醉反恥豈知百藥之嘗黃帝所以治病邪大率晉人嗜酒劉伶阮籍之徒尤不可一日無此要之甘放自肆托於麯蘖以逃世網未必眞得酒中趣耳古之所謂得全於酒者正不如此是知狂藥自有妙理豈徒洗其礧磈者邪五斗先生棄官而歸耕於東皐之

野浪遊醉鄉沒身不返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雖黃帝華胥之遊殆未能過繇此觀之酒之境界豈餔歠者所能與知哉儒學之士如韓愈者猶不足以知此反悲醉鄉之徒為不遇大哉酒之於世也禮天地事鬼神鄉射之飲鹿鳴之歌賓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至縉紳下逮閭里詩人墨客樵夫漁父無一可以缺此投閒自放披襟露腹便然酣臥於江湖之上扶頭解醒忽然而醒雖道術之士鍊陽錯陰饑腸如筋而熟穀之液亦不去惟胡人禪律以此為戒嗜酒者至於

濡首敗性失理傷生往往屏爵棄巵焚罍折榼終身不復知其味者酒復何過哉平居無事汙尊斗酒發狂蕩之思助江山之興亦未足以知麴蘗之力稻米之功至於流離放逐秋聲暮雨朝登糟丘暮遊麴封御魑魅於烟嵐轉炎荒爲淨土酒之功力其近於道邪與酒遊者齊戒俱交於前而不知視窮泰順逆特戲事耳彼饑餓其身焦勞其思牛衣發兒女之感澤畔有可憐之色又烏足以議此哉鴟夷丈人以酒爲名含垢受侮與世浮沈而彼騷人高自標致分别白

黑且不足以全身遠害猶以爲惟我獨醒喜乎酒之移人也慘舒陰陽平治險阻剛愎者薫然而慈仁儒弱者感慨而激烈陵轢王公戲玩妻妾滑稽不窮斟酌自如識量之高風味之媺足以還澆薄而發猥瑣豈獨此哉夙夜在公酌以大斗不醉無歸君臣相遇播於聲詩亦未足以語太平之盛至於黎民休息日用飲食祝史無求神具醉止斯可謂至德之世矣然則伯倫之頌德樂天之論功蓋未必有以形容之夫其道深遠非三酌不足以發其義其術精微非三昧

不足以善其事昔唐逸人追述焦革酒法立祀配享
又采自古以來善酒者以爲譜雖其書脫落卑陋閻
者垂涎酣適之士口誦而心醉非酒之董狐其孰能
知哉

清和先生傳

清和先生者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出於后稷氏有
最著而實不忝其名者如中山宜城若下湓浦諸甘
皆良子弟也惟一族居魯者不肖薄於行而無醞藉
卒至齊秦稱愍而圍趙邯鄲其餘千室之邑百人之

聚皆有先生之族悉喜賔客所居冠蓋如雲號呶出入晝夜無節交易之利所在委積由是上知其濁小人乘其間徑以賄入欲以逢上意一日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嘆曰清和先生今乃信爲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復從先生遊鄉黨賔友之會咸曰無甘公不樂旣至則一坐盡傾莫不往揖然其遇事多不能自持必待人酙酌而後行常自稱曰沽之哉沽之哉人或召之不擇貴賤至於擧瓶之智斗筲之量盧釆來者從之如流

布衣寒士一與之遇温於挾纊袁紹總兵於河朔使人召見先生先生與鄭康成俱至是時盛夏康成與先生高論竟日坐客竦然不覺盛暑之切肌先與人遊多隨其性能解人憂憤發其膽氣所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耶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桓彬李景儉之徒坐與先生遊而得罪者不可勝數性不喜釋氏而

徒愛慕其道往往竊與先生處至於學道隱居士多托先生以自晦而與先生相得甚懽者至於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爲甘氏甘爲大族

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氏之後利其貧率其徒往俘於田而歸倔強不降者與降而不釋甲者皆爲城旦舂賴公孫杵臼仁叟審其輕重不盡殄其族之陳倉子與麥氏谷隣居其輕者獨爲白粲與鬼薪忤巳而逃於淳內又移於曲沃使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於甘古有扈之邑故先生之先以甘爲氏始居於曹受封於荆及長叔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甌籍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柳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

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遊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於牧童馬走及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美之以是名漸聞於天子天子一旦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醇正可以鎮澆薄之俗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自郊廟燕享祝祠之禮先生無不首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卮子善上皆禮之每召先生必以二子俱見上不爲疑或爲之作樂盛饌以侍其懽甚至於頭沒杯按先生既見寵遇子孫支庶出爲郡國二千石者往往而是皆矜

伐過實多自旌其門以致過客其喜自標致如此其破家敗産而不悔是以禮法之士疾之如讐如丞相朱子元執金吾劉文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常與先生語又以其行既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甘氏孽子始以詐得中以詐敗矣久之諫大夫谷永上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臣輔政之體久置在右慮以虛罰廢事由是上疏斥之會徐邈稱先生爲聖人上大怒遂斥邈而命有司以光祿大夫稱使先生就封於楚非宗廟祭祀未常召見矣先生遂終于

所封而仕於郡國其後皆爲盛族先生有四子曰醰曰醲曰酖曰醺皆醇厚過於其父甚遠諸孫以十數稍稍薄德父風替矣初先生既失寵其交遊多謝絕惟吏部尚書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篤好如舊融常上書極言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由此亦得罪而伯倫又爲之頌頌與書世多有故不著今綴其行事之要者著於篇

王績五斗先生傳

有五斗先生者有以酒德遊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

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爲號焉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焉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養而嵇康者論途何爲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劉伶酒德頌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

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持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揚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浮萍二豪侍側焉知蜾蠃之與螟蛉

戴逵酒讚

余與三元琳集于露立亭臨觴撫琴有味乎二物之間遂共為之讚曰醇醪之興與理不乖古人既陶至

樂乃開有客乘之隗若山頹自絕羣動耳隔迅雷萬

巽既冥惟無有懷

庚闡斷酒戒

蓋神明智惠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用也明智運於常性好惡安於自然吾固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眞也於是椎金罍碎玉椀破兕觥捐觚瓚遺舉白廢引滿使巷無行榼家無停壺剖樽折杓沈炭銷鑪屏神州之竹葉絕縹醪乎華都言未及盡有一醉夫勃然作色曰蓋空桑珍味始於無情靈和

陶醞奇液特生聖賢所美百代同嘗故醴泉涌於上
世懸象煥乎列星斷蛇者以興覇折獄者以流聲是
以達人暢而不壅抑其小節而濟大通子獨區區檢
情自封無戢口閉其味而心馳其聽者乎庚生曰爾
不聞先哲之言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
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故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是以惡迹止步滅影即陰形情絕於所
託萬感無累乎心心靜則樂非外唱樂足則欲無所
淫唯味作戒其道彌深賓曰唯唯敬承德音

劉孝儀謝東宮賚酒啓

異五齊之甘非九醞之法屬車未曾載油囊不得酤試儔仙樹葛玄泥首才比蒲桃孟他銜璧固知託之養性妙解怡神擬彼聖人羞得遠類

劉孝儀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歳暮不聊在陰即慘惟斯二理總萃一時少府鬭猴莫能致笑大夫落雉不足解顏忽値瓶瀉椒芳壺開玉液漢樽莫遇殷杯未逢方乎醉而遁仙羲和耽而廢職仰憑殊塗便申私飲未屬壘耻已覩情岸傾耳

求音不聞霆擊澄神密聽登覩山高愈疾消憂於斯已驗遺榮忽賤即事不欺酩酊之中猶知銘荷

孔融止曹公禁酒書

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非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巵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其主非引巵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揚其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

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决法令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以餔糟歠醨身困於楚猶是觀之酒何負於治哉

朱异田飲引

卜田宇兮京之陽面清洛兮背修邙屬風林之蕭瑟值寒野之蒼茫鵬紛紛而聚散鴻冥冥[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沈兮俱發雲沸兮波揚豈味薄於東魯[illegible]寮[illegible]大[illegible]南湘於是客有不速朋自遠方臨清池而游[illegible]關山崩而飛觴促膝兮道故久要兮不忘聞談希夷之理或賦

連翩之章